

风云急

李连庆



I 247.5

172

风云急

即 时 速 报

李 连 庆

李连庆同志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干部，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。他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是战斗的一生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，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。

李 连 庆 著



女子学院 0032128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苏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。它围绕着一九四三年“扫荡”与反“扫荡”的斗争，揭露了敌伪军的狡猾、惨毒，歌颂了抗日军民的英雄气概。作者是一位老干部，有丰富的斗争经历。作品塑造了在敌伪据点中机智斗争的女共产党员徐凤的鲜明形象，同时勾勒了谷本、顾祝文和鲍三姑等形形色色敌伪人物的嘴脸。

封面、扉页：彭世强

风 云 急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0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0 $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0年4月北京第1版

1980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945

定价 0.71 元

第一章

一九四二年冬季，已是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了。

战争是严酷的，斗争是复杂的。在艰苦的战争中，人民流血牺牲，经历挫折失败，受到教育锻炼，赢得了一个个胜利。生活虽然脱出了常规，但人民的感情却并不因此而变得象一棵枯树。不，他们的感情和关系，反而因此更丰富，更强烈，更真挚，也更紧密了。战争仿佛一个共同利益、共同命运的长长的链条，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连结在一起，使他们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；把本来不可能相遇的人们连结在一起，使他们成为心心相印的情人……

这里是广阔的苏北平原上的山黎庄。

深夜，冷风嗖嗖，树枝沙沙。弯月悬天，疏星闪光。在朦胧的夜色中，在庄子中间的路上，行走着一个年轻的姑娘。这姑娘，中长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窈窕利落，从她那细碎的脚步，可以看出她活泼伶俐。按照风习，也为了斗争需要，她没剪发，编着一条长长的大辫。星光月色虽然微弱，她的发辫仍然闪闪反光；月色星光虽然朦胧，她那娇嫩的脸庞，薄薄的嘴唇，秀气的鼻子，也仍然透着亮儿。她的眼睛很美。这时刻，她那双眸子似乎格外有神，偶尔露出的牙齿分外洁白。快到一幢坐北朝南、低矮而又破旧的茅草屋时，她脸上狡黠地笑了一

下，忽然改变了她那细碎的步履，迈出男子汉似的大步，在冻得坚硬的地面上，踏出重重的响声。她没有敲门，径直推门进去了。

“好哇，你又不睡！”她随手把门带上，站在门旁，盯住灯影下的人。她的目光和她的声音，都是不满、嗔怪而又深情的。

“是你，徐风！”灯下坐的这个年轻人叫陈广友。一看来的徐风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几分。他和徐风正恋爱着。徐风一来，象有一股暖风吹到他脸上。他离开方桌，三步两步走到徐风跟前，惊喜地欢迎着，慌忙中把披在身上的棉大衣都滑落到地上了。

徐风温柔地微笑着，仰脸看看陈广友的眼睛，弯腰拿起陈广友的大衣，说：“快披上，天多冷！”

陈广友披着大衣说：“你猜我以为谁来了？”

徐风一笑说：“是老杨吧？”

陈广友用右手的食指点着徐风的鼻子说：“调皮鬼！我叫你骗了，以为真是老杨来了呢。”

徐风扑嗤一笑，坐到凳子上，右手托腮，胳膊撑在方桌上说：“我要不这样，你又该骗我了。已经几夜了？你老这样熬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人家在外面巡更，也老对你这个人放心不下呢！”

徐风说的“人家”，就是指她自己。陈广友听了这话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和徐风亲密地偎坐在一起……

陈广友是莲花县老四区区委书记，今年二十二岁。

老四区，位于二凡河两岸，西至塘河，东至淤淮河，方圆百

八十里。田沙镇周围的山黎庄、后王庄、张庄、陆庄等，是这个区的中心，也是一块老抗日民主根据地。抗日战争开始不久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。几年前，陈广友是八路军苏北游击队的一个连队指导员。一九四〇年，他随部队南下到达苏北盐阜地区。之后，这支部队被编入新四军序列，陈广友就被调到这个区来开辟工作。通过发动群众，实行减租减息，组织了农会，建立了抗日武装。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，使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，这个区的反动地主武装也进行配合，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叛乱，杀害了当时的区委书记——徐风的哥哥徐方。陈广友当时是区委副书记，他依靠和领导山黎庄、后王庄、张庄、陆庄、田沙镇、顾大楼等地的民兵、群众，进行了坚决、顽强的斗争，经过半年左右，终于击败了反动地主的武装叛乱，恢复和巩固了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在同敌人的浴血斗争中，陈广友同当地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情同血肉的关系。这里的男女老少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，都亲热地叫他“老陈”。不久前，他被任命为这个区的区委书记。在长期的斗争中，他同徐方的妹妹徐风建立了诚挚的感情，明确的公开了他们的恋爱关系，只因为年纪还轻，形势又紧张，大家都忙于工作，没有考虑结婚问题。目前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，正策划对这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，全区人民按照县委的指示，全体动员，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。这几天，情况越来越紧，民兵增加了流动哨。挖交通壕，坚壁清野的任务，交给了年轻力壮的妇女和年岁大的男人们。

徐风的哥哥徐方牺牲以后，徐风本来是和嫂子郭云一起

生活的。后来，为了工作需要，郭云回娘家后王庄当支部书记去了，徐风仍留在山黎庄，当了妇救会长。

徐风这姑娘，办什么事都认真。她不仅领导妇女们挖交通壕，坚壁清野，还带领妇女积极分子，帮助民兵打更放哨。她看到一些区乡干部整天整夜不休息，就提意见；对陈广友，她更是狠狠地批评。陈广友已经受过她两次批评了。昨天晚上，陈广友看反扫荡的文件正看得入神，徐风来了。陈广友听到她的脚步声想躺下已来不及，就趴在桌子上装睡。为这事两人争了好一会子。一个说是晚上散会后想趴在桌子上养养神，不料睡着了；另一个说：“你是装睡。”争来争去没个结果。今天，陈广友怕徐风算“老帐”，赶紧笑着岔开话题，说：“真的，徐风，你怎么又来了，大伙的情绪好吗？”

“情绪好高哟！”徐风说着就要翻桌上的书报文件。

陈广友象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哎，可不能乱翻！”

徐风怕是党内文件，马上把手缩了回来，说：“你在报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，我反复读了几遍，觉得蛮好。你是不是又打算写文章？”

陈广友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形势这么紧张，哪有心思写文章。”

徐风说：“我想你也顾不上那些个。看我给你带来的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徐风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拿在手里晃了晃，说：“县里的通讯员送来的。”

陈广友接过信，上看看，下看看，慢慢拆开。他凑近灯光看了又看，仔细琢磨了好一阵。

徐风两眼盯着陈广友，从陈广友的表情来看，似乎有重要情况。她焦急地想知道信的内容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敌人已经动手了。”陈广友说，“县委的敌情通报说，敌人的五万大军，现在全部集中在淤淮河东岸，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，寻求我军主力决战，妄想一口一口吃掉我们，一块一块推行伪化，打通通徐公路，抢运我苏北地区的粮食和食盐。县委估计，一个星期或在半个月左右，敌人将会对我淤淮河西岸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！”

“啊！情况很严重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地区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！”陈广友一面说，一面从桌上翻出一张地图，指给徐风看，“这是一条从徐州通向南通贯穿苏北的战略公路，它差不多同南北大运河、津浦路一样，都是苏北的大动脉，是把苏北、皖北、鲁南、河南等内地的物资运往海口的重要交通线。这是二凡河，它通向我们县的中心地区。再向西是莲花到运港的公路，也是通向海口的交通线。最西面是塘河，淮北的盐大部分通过这条河运往长江，再转运出去。敌人这次扫荡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打通和控制这些交通线，把在苏北、皖北、鲁南等地掠夺的物资运往前线，支援太平洋战争和继续进行侵华战争。县委指出，田沙镇首当其冲，是通徐路的枢纽。因此，敌人很可能把我们区作为扫荡的重点之一。小徐，斗争的残酷性、复杂性可能出乎我们的想象，是你我都未遇到过的，我们要在思想上、精神上作最坏的准备。”

徐风看陈广友一眼，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还没有正正规规地打过仗，对于怎样对付敌人的大扫荡，一点经验也没有。”

“那倒没有关系，学嘛！从复杂的环境中学会应付复杂的斗争！”陈广友站起来，坚毅地说，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上级党‘乡不离乡，区不离区，坚持原地武装斗争’的指示，依靠广大群众，在主力部队和友邻地区的支援、配合下，粉碎敌人的大扫荡！”

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徐风茫然问道。

“问题就在这里。”陈广友在屋里踱了两圈，说，“经过动员，广大干部、民兵和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，正在积极投入反扫荡的准备工作。他们的情绪很高，信心也足。可是不少人家缺吃少穿，有的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不饱肚子怎能打仗？主力部队也需要补充粮食。古语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区委认为，当前最要紧的事是解决粮食问题。”

“怎样解决？”

陈广友把信装进上衣口袋，话锋一转，反问道：“小徐，你说我们区里哪些人家有余粮？”

徐风大眼珠转动几下，机灵地说：“地主呗！”

“对。”陈广友说，“那么每一户地主，比方说顾祝文吧，他们家有多少余粮，你知道吗？”

徐风惯了半天说不出来，只好老实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陈广友走回桌边，从桌子上翻出一叠纸，递给徐风说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徐风拿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叠调查表，上面写着全区每个地主的名字、存粮数、存粮地点。徐风不禁大吃一惊，兴奋地说：“真不得了，有这么多粮食！”

看着徐风那天真的样子，陈广友说：“你老是埋怨我不休

息，要休息能搞清这个啊？”

徐风笑了，说：“想不到你倒挺幽默呢，这事还瞒我！”她嘴里虽这么说着，心里却是说不出的舒坦。

他们这里正谈着，两个民兵进来报告说，大约半个时辰以前，发现两个人鬼鬼祟祟从顾大楼出来，朝西北方向溜去，不象是顾家大楼的人。

“是吗？”陈广友问。

“我们两个人都看见的！”

这情况引起了陈广友的关注。这是两个什么人呢？他们到顾大楼来干什么呢？前几年反革命暴乱被消灭的时候，跑了一个薛晓六，公开投靠了日本人。不久前他拉回来一支伪军，驻守在太新，莫非是他派人来和顾祝文联系？顾祝文是这一带有名的人物，他堂兄顾祝同是老蒋手下鼎鼎大名的将军，虽说早怀疑他与前几年的反革命暴乱有关，也风闻他在勾结日本人，可毕竟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，因此，以往还把他作为统战对象看待。前不久，区委讨论开展借粮斗争的时候，多数委员主张先从顾祝文开刀，认为他是首富，这个缺口打开了，其他地主就不敢不借。陈广友也认为，尽管顾祝文手下有一帮反动家伙，鉴于他的处境，估计他还不忍轻举妄动，可以先从他开刀。区委计划借粮的时间原定在旧历年关以前，便于广泛发动群众。可是，局势发展太快了，日军要扫荡，顽伪在蠢动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看来行动得要提前。

两个民兵走后，陈广友对徐风说：“借粮斗争得提前。区委的同志大都在这里，你帮忙通知一下，请你们乡的支部书记杨富高和其他几个主要干部也参加，我们立即开会研究一下。然

后我再亲自找一趟县委书记王行同志，只要县委同意，回来就干！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徐风很兴奋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等等，”陈广友也站起来，“你舅舅那里有什么情况没有？”

徐风的舅舅就是太新那个薛晓六。听了陈广友的话，她冷冷地答道：“没有。还是他刚回来那阵儿，托人给我捎过几次信，让我去，我没理他，也不愿理他！哼，一个汉奸！”

陈广友低头踱了几个圈子，站在徐风跟前，沉思地说：“好，你去吧，以后再谈。”

第 二 章

在山黎庄乡的东南,约莫五六里路的地方,有一群楼房,当中的一幢有四五丈高,十几里路以外,就可以望到它。这里高墙厚壁,青堂瓦舍,楼阁亭台,朱门飞檐,绿柏翠竹,很是气派。这就是有名的顾家大楼。顾大楼的主人原本是顾祝同,如今由本家兄弟顾祝文领管。这顾祝文依仗其堂兄顾祝同的势力,巧取豪夺,敲榨勒索,逼租催债,鱼肉人民,实为一霸。

顾大楼共有一百几十间大大小小的房子,前后有四个互相连通的院子。顾祝文的卧室有两个,一个是第三座院子,也就是当中最高的大楼第二层的正厅的东厢房,由他的大老婆住着,好象皇帝的东宫;一个是第四座院子里两层楼房下面正厅的西厢房,由他的小老婆鲍三姑住着,好象皇帝的西宫。他大老婆不知得了什么病,一直卧病在床。他对小老婆鲍三姑既十分宠爱,一时一刻也离不开,又十分惧怕,真是百依百顺、言听计从。鲍三姑要啥是啥,要天也得许半边。

这天,太阳已经升起两竿子高,时间已近九点,顾祝文的小老婆鲍三姑还没有睡醒。可是,顾祝文因为心中有事,早早就起来了。

顾祝文今年四十开外,中等个子,很胖,据说体重一百七十多斤。大概因为胖,他眼睛被挤得很小,象耗子眼;大概又

因为胖，他脸庞很大，横肉鼓起，下巴颏和脖子长到了一起，形成一张老虎脸。这会儿，顾祝文已就着甲鱼和松花蛋喝过两杯黄酒，吃过莲子燕窝汤，正拿着一部线装本《论语》在阴暗的卧室里踱步。他脚步很轻，怕吵了自己的娇妾鲍三姑。因他最怕她撒泼卖娇的哭闹。他慢慢地走来走去，总拿一只耗子眼看着涂金雕花的大木床上的鲍三姑。那红缎被下象蜷曲着一条大虫，只露出一蓬蓬黑发。他哪里读得下《论语》呢？他最关心的是时局。他早就暗中得到消息，知道日本人要到这里扫荡。他在想着如何利用这个形势借刀杀人，消灭共产党，改变老四区的天色；又在想着假使偷鸡不成，如何使自己不受损失，继续伪装下去。

这个顾祝文，靠着顾祝同那个后台，早就通过安青帮组织，大开山门，搜罗了一批地痞、流氓，同其他反动地主和地方上的黑势力勾结在一起了。因他脸黑、手黑、心黑，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顾三黑子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，他正任田沙师范的教导主任，勾结国民党特务，镇压过田沙师范的学生运动，反对学生、教师、职员抗日要求，配合国民党逮捕和开除进步的师生。当时，王行同志正在那里任教，陈广友也在那里读书，全是被他暗中指使开除和解雇的。一九四一年区里发生的反动地主武装叛乱，杀害区委书记徐方同志，也是他一手策划的。但他从不露面。后来，反动地主武装叛乱被打了下去，他嘴上假惺惺地大骂几句国民党光打内战不抗日，俨然又是一个进步的大绅士了。

顾祝文正在苦思冥想，鲍三姑的贴身女佣人刘嫂，轻轻推开卧室的门进来了。这是顾家的规矩，只有贴身的女佣人能

进出卧室侍候，那些男帐房、男管家是不准到这个地方来的。这刘嫂一进来就神色慌张，说：

“顾三爹！大管家在前面正厅里请您呢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说出大事了！”

顾祝文一听出了大事，把《论语》往紫檀木桌上一放，又瞥了一眼仍呼呼大睡的鲍三姑，便随刘嫂出了卧室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来到正厅，顾祝文盯着身穿长袍马褂的干瘦的大管家问道。

这个大管家已近六十了，提着个黄铜水烟袋，说：

“来了一大帮乡民，说是要开大会，向您借粮。”

“借粮？”

“您快出去看看吧！要不他们就闯进来了！”

顾祝文心中吃惊，莫名其妙，向刘嫂使一个眼色，刘嫂赶紧回卧室给他拿来皮袍和黑呢礼帽。他在刘嫂侍候下穿起大衣，忙随大管家向前院走去……

这天上午，寒气逼人。人们穿着棉衣，戴着马虎帽或是狐皮帽，腰眼里别着个口袋，手里提着大筐小箩，有的还带着扁担，从四面八方朝顾大楼拥来，聚集在顾家门前，少说也有上万人。民兵们有的肩上扛着步枪，枪上插着明光雪亮的刺刀，腰眼里束着子弹袋；有的手里拿着用红布裹着铁柄的大刀。

顾祝文出得门来，一看这人山人海的情景，心中十分恐慌，知道想溜已经来不及，只得硬着头皮，强装镇定。他看到大门外已布置成一个会场，用门板临时搭了个简单台子，山黎庄乡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会长杨富高正在台上指挥着群众。一

看到杨富高那魁伟的影子，顾祝文心里更恐惧了。他跟杨富高多次打过交道，深知此人不好惹，心里又紧张地盘算起来。

杨富高今年三十来岁，确实是一条硬汉子，没有千斤的担子万乘的车子，休想让他趴下。对敌斗争，更不含糊。比如，老蒋发动皖南事变那会儿，一次，区委书记徐方让他给新四军某团汪斌参谋长送一封重要信件，他刚过后王庄就被敌人的两个暗探钉上了。他冒着风雪同敌人周旋了一夜，才甩掉了那两个家伙。可是等天明一看，糟，不知怎么转到敌人的包围圈里了。这时，风停了，雪住了，茫茫原野一片白，死样沉寂，稍一活动就会被敌人发觉。怎么办呢？他硬是忍饥挨饿，在一条小沟沟里趴了三天三夜，趁敌人调整队伍的乱腾劲儿，偷偷地越过封锁线，完成了任务。

对顾祝文，杨富高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他想，顾祝文既然和日伪勾结，就是汉奸投降派，抓起来得了，还开什么借粮会？为此，陈广友刚才在路上还对他说：“不行啊，顾祝文和日伪勾结，眼下还是秘密的，偷偷的，我们有些情报也还不能公开，公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反倒不利，要有长远观点，全局打算。我们要利用顾祝文的矛盾和侥幸心理，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。”这道理听杨富高给别人讲过不知多少次了，但心里并没有想通。

杨富高见人到的差不多了，顾祝文已跟着几个民兵——实际上是被民兵监视着，来到了会场中心的台子底下，便宣布开会。他先简要讲了讲全国抗战的形势，又讲了讲盐阜地区敌我双方的态势，号召大家动员起来，粉碎日伪的扫荡阴谋。最后才宣布说：“各位乡亲们，今年我们这一带发了大水，庄稼

淹死很多，现在许多人家缺粮缺烧，揭不开锅盖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大伙吃不饱肚子，哪有力气去打仗呢？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，就是向我们本地首富顾祝文借粮度荒！”

顾祝文叼着烟，斯斯文文地端坐在主席台的一个角角上，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一听真要借粮，愣了，不由得心头涌起一股仇恨。但他毕竟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又经见过世面，马上站起身来，朝台上台下弯腰点了几下头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嘿，杨会长，诸位老邻居们，提到抗日，我顾某人从不落后。民主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，我也是清楚的，并且一向奉公守法，该减的都减了，缴不起的我也尽力照顾，从未催交过。至于诸位今年吃粮有困难，这我也知道，兄弟很想出一把力。不过——”他把话停住，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，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虽是有几亩薄地，也同大家一样，因着遭了水灾，没有收到多少租子，这就是俗话说得的，‘小河里没水大河里干’，手头也不宽裕！”说完，又坐了下去。

“姓顾的，你可真会哭穷！”张庄乡乡长张长富站起来说，“不说别的，单说你存在我们庄仓库的粮食，少说也有个几百担，加上别的庄园，起码上千担。再说今年的租子你一粒也没少收，至少也有三四百担吧？”

“张乡长，我们不是一天的主佃了，你说话得要有根据呀！”顾祝文喃喃地说。

“正因为我种你的地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才知道你的底细！”张长富反驳说，“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。很多佃户反映，今年庄稼遭了灾，交不起租子，等明年收成好的时候再交。你是怎么说的呢？你说今年归今年，明年归明年，今年的一定要

交，一粒也不能少。你还派你的庄丁挨门挨户地催交，单我们张庄收的租子就有五六十担。大伙算一算，他有五六个庄园，该收多少！”

“少算也有三百担！”一个中年农民站起来说。

“你不要黄口白牙地胡说一通！”顾祝文急了，忽地站起来，“我顾某人明知佃户收的粮食不多，怎么会忍心硬要大伙交租呢？”

“不许顾祝文撒谎！”会场上呼起口号来。

顾祝文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站着好还是坐下好。

杨富高见顾祝文气焰嚣张，不由得怒火上升，站起来刚要发作，坐在旁边的景森忙捅了捅他。他强压住火气大声说道：“乡亲们，顾祝文口口声声说，他今年没有收到多少租子，也一直是按章减租的，我们大家伙来说一说，这是不是事实？”

“他撒谎！”杨富高的话音没落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站起来说道，“他一粒租子没少收，也没实打实的减租！”

这讲话的妇女正是徐方的爱人郭云，后王庄乡的党支部书记。论起来，她们家和顾祝文还沾着老亲，可她们家几代以来就租种顾祝文的地，是顾祝文家的老佃户了。她一讲话，会场立刻热闹起来。有的说，顾祝文不减租就是违法，民主政府应该法办他；有的说，他破坏减租就是破坏抗战，应该按汉奸论罪；有的还揭发顾祝文哪天到谁家去逼租，哪天又到谁家去逼债，一宗宗，一件件，说个没完没了。徐风一到会场就和嫂子坐在一起，这时她站起来追问道：“顾祝文，大家讲的是不是事实？”

顾祝文摆开了肉头阵，不吭气，装成没有听见的样子。他